

历史时期河北平原北部湖沼洼地的演变特点

何凡能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

一九八六年七月

历史时期河北平原北部湖沼洼地的演变特点

在河北平原中部和东部北部，广泛分布着形态各异、面积大小不等的湖沼洼地，这些湖沼洼地主要分布在山前洪积——冲积扇前缘和滨海低平原上，并被后期形成的永定河冲积扇分割成南、北两部分，位于其东北部分的湖沼洼地有青甸洼、黄铺洼、里自沽洼、黄庄洼、七里海、油葫芦洼等；位于其东南部的湖沼洼地有白洋淀、东淀、文安洼、贾口洼、团泊洼等，全新世时期乃至历史时期，这些湖沼洼地曾多次发生过兴衰存废的演变，至今对京津地区工农业生产、区域开发、环境治理等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探讨上述湖沼洼地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生产建设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在野外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卫星相片等资料，试图对本区湖沼洼地群的演变过程作一次初步探讨，敬希指正。

一、全新世时期湖沼洼地演变概况

本区湖沼洼地基底构造属冀中凹陷，其形成历史可追溯到第四纪甚至更远的时期，到了全新世时期，由于全球性气候转暖，特别是中全新世时期，气温较现在高 $2-3^{\circ}\text{C}$ ，陆地冰川大量消融，据 14C 年代测定结果表明，距今6000年左右的中全新世海浸曾可抵达昌黎、滦南、丰南、玉田、宝坻、武清、静海境内，上述湖沼洼地大部分为海水所灌注。同时，由于侵蚀基准面抬高，河流堆积作用加强，加之

降水量丰沛，没有被海水灌注的湖沼在这一时期也显著扩大。根据钻探资料对比分析，假彩色合成卫片解释和野外考察，可以得出：全新世中期，上述南、北两地分布的湖沼洼地群曾是连成一体的湖沼群，其范围北界在丰南、玉田、蓟县、宝坻一线南部，西界可深入到安次、永清、坝县、徐水、保定、博野一带，南界可达肃宁、沧州、盐山一线附近。

进入全新世晚期，全球性气温相对中全新世“高温期”又有所下降，海平面逐渐退缩至现今位置，流入洼地群的潮白河、永安河、滹沱河、漳河等不仅淤积能力加强，而且频繁迁徙改道，导致湖沼洼地群的退缩和解体。全新世晚期形成的永定河复合式冲积扇体在淤平洼地群中部的三角淀、渴猪淀、浇子淀、叶淀之后，继续东进和北移，把中全新世时期连片湖沼洼地群明显地分割成南北两带，历史时期所称的“雍奴薮”即北魏以后人们对黄铺洼、里自沽洼、黄庄洼一带洼地群的总称；“塘泺”是宋以后人们对白洋淀、文安洼一带洼地群的总称。

二、雍奴薮洼地群的演变特点

古雍奴薮洼地位于天津北部、渤海湾西北岸的滨海低平原上，其海拔高程大部分不足4米，是低洼卑湿之地。历史上一些主要河流（如鲍邱水、沽水、巨梁水、庚水等）自而北汇注其中，留下许多纵横交错的古河道带，这些古河道微高地把洼地分隔成若干大小不一的淀

泊组成了雍奴薮的主体部分。

史书上最早把这一地区称之为“雍奴薮”的是北魏郦道元所作的《水经注》。他在鲍邱水注条中写道：“巨梁自是水之，南极潯池，西至泉州、雍奴，东极于海，谓之雍奴薮，其泽野九十九淀，枝流条分，往往径通。非唯河，鲍邱归海者也。”清楚地记述了当时雍奴薮的位置和范围。据对有关资料分析，潯池当即今潯沱河，不过郦氏作注时期的潯沱河，其具体流路与今日潯沱河不尽相同。《水经》云：“沽水……又东至南泉州县与清河合，东流于海，清河者派河尾也。”其下注文曰：“沽水又东南合清河也。今无水。清、淇、漳、洹、滏、易、洙、潯、沽、潯沱同归于海，故经曰派河尾也。”派河乃是今天大清河上游南支猪龙河上源大沙河，“派河尾”应是指派河与其它各河汇流后的下游河段，大致相当于今天津市附近的海河尾间部分。而从上述注文中得知，当时潯沱河也从“河尾”归海。因此，《水经注》里所指的“南极潯池”应是今日海河。泉州城在今武清县西南城上庄；北魏时雍奴古城在今武清县东北大官城。雍奴薮北界应在当时鲍丘水之南，其故道即今宝坻县之南的窝头河。由以上所述可以得出：

1. 北魏时雍奴薮范围南界和当今日海河，西界在武清县城上庄和大官城一带，北界为窝头河，和当今日黄庄洼、里自沽洼、黄铺洼、七里海一带的洼地。

2. 雍奴薮并非是一个完整浩瀚的水体，而是由众多和互通联的湖

沼洼淀所组成。《水经注》所云“九十九淀”非实数之称，而是“淀泊众多”之意。

3. 通过以上两点对比得知，北魏时雍奴薮和上述现今洼地除积水量有别之外，面积相差不大。

4. 古雍奴薮是自成系统的洼地带。由此可知，中全新世时期形成的连片湖沼群至少在北魏以前就已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

雍奴薮洼地自北魏以后至元，尚未见史书记载。直到明朝，才重新散见于各史籍之中，这时人们已不称雍奴薮，而称三角淀。《读史方輿纪要》武清县下云：三角淀“在县南，周迴二百余里，即古雍奴水也。水经注雍奴县，薮泽之名。四口有水曰雍，不流曰奴。”明万历《顺天府志》卷一云：“宝坻之南、天津之北三角淀，大三角淀即其处也。”《明史·地理志》云：“武清，有三角淀，在县南，即古之雍奴，周二百余里，诸水所聚。”从上述引文来看，三角淀前身应是古雍奴薮，是雍奴薮发展演变的结果。其范围大小与古雍奴薮相差不大，主体部分仍位于天津之北、宝坻之南的低洼地带，西南界可伸至武清县南。然而，值得在此一提的是，武清县南三角淀并非古雍奴薮之主体部分所在，而是其边缘地区的一部分。《清史稿·地理志一》所载：“三角淀一曰东淀，古雍奴薮。巨霸、文、东、武、静、大七州县境。雍正四年，放水定淤淀，塞且半，仅王庆坨一角耳。”这时三角淀已不是《顺天府志》里所指的大三角淀，也就是已经脱离了北

魏时邵氏所说的雍奴薮，这可能是后世沿革之误。

公元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和公元1729年（雍正七年）相继在雍奴薮洼地内开挖了筐儿港和青龙湾等人工河渠，以及近代开挖的潮白新河、北京排污河、永定新河等，才将雍奴薮洼地人为地分割成黄庄洼、里自沽洼、大黄铺洼和七里海，形成了现今的状态。

三、塘泺洼地带的演变过程

塘泺形成于北宋时期，呈东西带状分布于今白洋淀、文安洼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的自然障碍。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曾作如下描述：“自保州西北沉远，东尽沧州泥沽海口，凡八百里，尽为潞潦，阔者有六十里，至今倚为藩篱。”公元11—12世纪，辽宋对峙时期，北宋为了防御辽兵南侵，曾利用这一宽阔潞潦之地，引诸水灌入，扩大水面，辟成一道“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度也。”的军事防线，当时称之为“塘泺”，其范围“自边吴淀至泥沽海口，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广袤今白洋淀、东淀、文安洼、贾口洼、团泊洼等。东西长约350公里，南北宽10（西面）至10（东面）里。当时被直接引入塘泺的河流有潞沱河、葫芦河、永济渠等；先引入白沟河再注入其中的河流有唐河、潞河、屯河、徐河、鸡距泉等。永定河之水因在辽境之内，未被人工导用，但其河道已在安次县以东，其尾闾很可能与白沟河汇流同归于塘。由以上所述可以得知：

1. 宋开辟塘泺以前，白洋淀、文安洼一带的湖沼洼地已经解体，塘泺的开辟又将其重新联为一体。

2. 构成塘泺的主要水源是永定河自然改道的注入以及人工疏导而注入的泚沱河、葫芦河和永济渠等。

3. 所谓其它的引河如唐、漕、鲍、徐等河，本来就是注入该洼地地带的河流，当时引入界河白沟，只不过是为了如大界河的水位和水面，以加强界河的防御能力。因此，它们的引入与否对塘泺的形成影响不是很大。

可是，北宋南渡以后，塘泺因丧失了军事防线的作用，上述引入的河流，先后改道他流。塘泺由于水源没能得到保证，再次退缩解体。应当指出，塘泺的开辟除作为军事防线外，还利用其发展灌溉农业。那时“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有菟蒲蜃蛤之饶。”其规模和当广大，收获也是空前的。

塘泺消亡之后，白洋淀——文安洼一带的湖沼洼地依然在永定河泚沱河的影响下，继续退缩、解体。尤其是金元以后，由于永定河上游森林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河流泥沙含量因此增多，至元其河性已变成“善淤、善决、善徙”的浑河。明清之际，永定河改道南徙夺拒马河水系，公元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初，永定河夺圣水（今琉璃河）十四世纪中叶，又逐步侵袭拒马河故道，迫使塘泺时期的白沟河主道南移，而位于坝县信安一线的旧道则逐被淤平。白洋淀、东淀北部洼

地在永定河淤积作用下，也向南退缩。如1875年（光绪元年）6月，永定河一次决口，坝县城南淤泥达一尺许。可见永定河当时的淤积能力。

塘泳洼地带南部的滹沱河对塘泳的消亡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滹沱河源于山西黄土高原，其含沙量仅次于永定河和漳河，自北宋后期以来，南北改道极为频繁，其流路大致可以分为中、北、南三道。中道经藁城、晋县、深县及饶阳、武强间经子牙河北流至东淀于天津入海；南道以宁晋泊为极限，和漳河、滏阳河合北流，经贾口洼、东淀入海；北道走古洋河入任丘县五官淀灌入文安洼。滹沱河无论从哪一条河道归入于海，都把大量泥沙直接带入“塘泳”淤积，迫使洼地南界从肃宁、沧州、盐山一线不断北退至大城、任丘、高阳一线以北，并为后期残留下来的众多古河道带所分割。

目前，幸存在这一带的洼淀只有白洋淀、文安洼两大洼地，常年积水的只有白洋淀一个，昔日“淀水汪洋浩淼，势连天际，大小舫漂浮其中”的“江南泽国”，今日已不复存在。根据有关数据表明，白洋淀自1961年至1984年，其水面面积减少了426.7平方公里，现今积水面积只有260平方公里，水深仅1—3米，即使水深达10.5米，其积水面积也只不过是366平方公里。文安洼面积虽然不小，其全部面积为1028平方公里，洼底面积（5米高程为界）为550平方公里，但因常年干涸，至今仍无法有效地利用，

纵然在雨季时期，洼地内也很少蓄水。

四、人类活动对南、北洼地群的影响

引起河北平原北部湖沼洼地发生演变的原因很多，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除受气候波动，海面升降等自然因素控制外，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本区南、北洼地群发展演变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虽然人类活动只是在自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它们的存在则加速了这一地区湖沼洼地演变的进程。尤其是历史时期中后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人们对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人类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影响程度也更加深刻，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主导作用。

人类活动对雍奴薮北部洼地群的影响，早在三国时就有记载。《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云：魏太祖十一年（公元206年），“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尤驍，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沱入泃水，名平虏渠；又从河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当时曹操为了北征乌桓，在雍奴薮之西洳水与潞水之间引洳河，鲍丘河之水开凿泉州渠。虽然泉州渠存在时间不长（《水经注》时已无水），很难说对古雍奴薮洼地群有多大影响，但由于汇入其中的水源减少，使“薮内地势之高者，分别脱水成陆”。到了元代，封建统治者建都北京，为了进一步从江

南北运漕粮，曾引潮白河之水作为北运河的水源，使注入古雍奴薮的潮白河被迫改道南流，洼地水源得不到保证，再次发生退缩、解体。当时除了少数较为低洼的部位外，其余部分多半已成为陆地。

然而，对雍奴薮洼地内部的改造利用却开展得比较晚。这可能与本区地势过于低洼，斥卤比较严重而不宜垦殖有关。元、明、清三代皆定都于北京，封建统治者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都曾在京畿附近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可是地处京畿附近的雍奴薮洼地却未曾有被开发利用的记载。只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和雍正年间，相继在洼地内开挖了筐儿港减河和青龙湾减河，以及解放后，为了减轻北运河下游的洪涝灾害而开凿的潮白新河，才使黄庄洼、里白沽洼、七里海、黄铺洼等相继脱水。昔日的湖沼洼地现今已大部分被开辟成种植的良好田。

人类活动对白洋淀、文安洼等南部洼地群的影响比起北部要深刻得多，除了前面论及的塘淤以外，明末清初筑堤隔淀围垦对本区洼地群的进一步收缩群体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大清河千里堤、六郎堤、中亭堤和下九号堤的修筑。当时筑堤隔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水稻生产。清初旗人入关后，在东淀地区大量掠夺民地进行围垦，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乾隆三十七年皇帝不得不下令禁在淀泊中国垦。但是皇帝的圣旨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时至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京淀面积竟缩小到清初的十分之一。李鸿章在其“设法清理东淀疏”中写道：“……乃附近乡民逐渐浸种，百数十年竟已占去淀地

大半，现有不及十分之一。虽从津沽来，亲见丛芦密苇，弥漫无际，不特难容多水，即淀中旧有河道，亦因而淤淀，……及今不治，再阅数十年，则东淀胥为平陆矣。”解放后，由于山区水库的大规模修建，白洋淀也逐渐趋于消亡，最近几年，由于连续干旱，曾被誉为华北平原明珠的白洋淀，现已完全干涸。文安洼、贾口洼也早已变为干洼地。目前只有团泊洼水库做为天津市预备水源而封闭着，才得以保持一定水面。

(参考书从略)

10